



人民、人民戰士

魯山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人民、人民戰士

魯 山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書號：滬 110 (21-39)

人民、人民戰士

著者：魯 山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新鄉路一號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印刷者：蔚文印刷公司
上海長樂路二五六號

(滬3)12,001-15,000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
一九五一年五月三版

寫在前面

永遠不會忘記的是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，我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審灣戰鬥中負傷下來，從此開始，我同相處三四年的戰友們告別了！

負傷以後，在山東醫院中療傷的半年裏，因為左腳骨折，逼使我整日整夜的仰臥在床上，在這漫長的時期中，除了每天送來的報紙，告訴我淮海戰役的輝煌勝利，大軍渡江南進，克南京，下上海，一連串的勝利，興奮着我。餘外的時間，就是興奮地回憶起三四年來的戰鬥生活，一遍二遍地回憶着戰友們：

我所回憶着、想念着的戰友們，他們不是特出的人物，他們都不過是平凡的人民戰士。

出醫院後的半年中，我立刻轉到了編輯工作的崗位上，因為工作環境的關係，我被同志們所鼓勵，開始抽空寫作起來。

我能寫的當然祇能是永留在記憶中的這些平凡的戰友。

這本集子中的幾個短篇，就是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內寫出來的東西，差不多全部都曾在山東『大眾日報』上發表過。我——因為是初學寫作的緣故，不僅寫得很慢，在寫作技術上也很差，在這本小書出版後，很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。

作者一九五〇年二月於濟南

目 錄

人民、人民戰士·····	一
油壺·····	一四
中秋節的故事·····	二五
爲什麼？·····	三六
小反坦克員·····	四四
『保守主義者』·····	五五
撤退在最後的新同志·····	六一
參軍戰士高中文·····	六八

人民、人民戰士

我們的軍隊，爲古老的祖國創作出千萬個聽來像神蹟樣的動聽的故事；我所講的，能抵得上這其中的一個嗎？

還是在抗戰的時候，我服務的游擊隊，是在浙東一塊很小範圍的地區，是新四軍七個師以外被稱爲縱隊名號的一支部隊；在自衛戰爭中，它經歷了艱苦的北撤而後爲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的組成部份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，貢獻了它的力量。這裏我要說的是這支部隊在開始那樣的環境中，抗擊鬼子和偽軍的掃蕩清鄉，還有「國軍」的百般襲擊和圍剿，但畢竟我們的隊伍是會從無到有、從小到大而發展起來。

人們都懂得嬰兒之所以能夠獨自站着，乃是由於母親用強健的手臂在他周圍護着的緣故；人們之所以懂得這件事，乃是由於人們都當過嬰兒，在母親手臂圍護之中，學會了走路的緣故。要是這樣，那麼我們每一個人民軍隊的戰士，也自然會十分懂得我們

的軍隊，即使是一支很小很小的隊伍，它必然會發展擴大的，它會學會一切的；因為我們是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我們的母親——偉大的人民，在用兩隻強健的手臂圍護着我們啊。

曾記得一九四四年冬天，浙東游擊縱隊的中心地區——梁弄，開來了一支隊伍，這是由一個首領叫做王鼎三的帶領着來的，他是在經歷了國民黨威脅利誘的種種欺騙之後，才被我們的人爭取過來；這夥人一到梁弄，就把我們本來極平常的事，當作怪事談論。他們天天發現着許多『不合理』的事，猶如這樣的例子：他們看到了『兇惡』的老太婆，大清早起來，就開始向住在家裏的同志打招呼，她站在天井中，儼乎其然的說：『統統可以起來了！把房子打掃打掃呀！』更奇怪的是老太婆這樣一招呼，於是戰士們都起來擔水、洗臉、掃地……一一的照做。

這樣的神蹟，雖被陌生人驚呼過，但做的人早就視為平淡。後來，那些驚呼過的人們，也慢慢的習慣起來，最後也就不當作神蹟來看了。我的意思是說：不多的時間，那支王鼎三的部隊，也慢慢習慣於聽從老太婆在早上指揮擔水掃地的工作了。

在我服務的地區，有一個戰士，爲了極其瑣碎的細故，同駐地老百姓發生了一點爭執，於是一個兇悍的女人，破口罵了他一句，這是多麼恥辱的事呀！周圍的人們都這樣

爲他抱屈，而這個戰士也爲此而暗地哭泣過。這是一個多奇怪的事，因爲我們都知道這個曾在曹娥江畔的戰鬥中，表現過他的勇敢的人，決不是懦弱的人，可是那天，他確實沒有回嘴。

圍繞在我們軍隊周圍的人民，都有了這樣的習慣，他們會找到各級幹部，把住在自己家裏的『客人』，好壞評個幾遍。有些愛饒舌的老太婆，她們會像對自己人一樣的對我們的首長談：『司令呀！你那個場鼻子警衛員，好厲害呀！他不讓我用他擔的水哩！』有一次，一個殺豬的老頭，把他年輕的兒子送到部隊裏來，他認識我，對我說：『給他當一個兵吧！人家都說你們部隊，能把壞人教成好人。我管不了他，你們管住他吧！』

二

一九四五年秋天，鬼子投降了，我們這支游擊隊，爲了爭取全國和平，自江南撤到山東。

住在莒南時，就發生了這樣的故事：

戰士們吃不慣小米飯，懷念大米飯，當時每個連隊都還有一些大米的積蓄，這是用了特別粗的米袋盛着的，這僅有的積蓄，將用以度過一個快樂的新年；可是班裏已

開始偷吃這項積蓄了，警告也阻不了偷米的不斷發生，因為戰士們不習慣吃小米飯呀！爲了這件事，政府會竭力答應在收割麥子的時候，儘先供給我們這支部隊以潔白的麵粉。可是眼前的小米飯，特別是攪入着沙粒的小米飯，總是使戰士們不愉快，皺起眉頭來。落後一些的就公開的吼起來：『難道根據地老百姓，就是這樣來招待我們的嗎？』

我們連的炊事員，煮小米飯特別糟，他簡直沒有淘小米就下鍋，因此煮熟的飯，放到嘴裏嚼起來，就滿口沙粒。這次就觸怒了一個脾氣急躁的班長，他祇嚼了一口，就把飯倒在大路上；他這一舉動，把全村的居民都驚動出來，大家都驚惶地望着他。這個發怒的班長，正要借題發揮，他氣呼呼的對着居民們說：『出了什麼奇怪的事嗎？噢！一點也不足奇，沙子是鋪平道路的，難道我們的肚子裏也要造公路嗎？』

居民們的驚惶立即消失了，兩位好心的大娘，把大路上的小米飯打掃乾淨；過後，有人沿村打鑼，召集全村村民開會了。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齊集到一個廣場上，我們連的首長，也被邀去參加。村長在會上很直率的講述了我們戰士把小米飯倒在大路上的事情，然後居民們七嘴八舌的批評起來：『新四軍同志浪費了公糧！』『爲什麼要這樣的要態度？是對咱們嗎？』『小米是上好的細糧，咱們老百姓在這個苦難的年頭，還吃不上哩！』『要是咱們一天能吃一頓小米飯，那就夠享福了。』……會議光是這樣開，那還不足怪，可是會議又發展了，有一個居民對大家說：『這不能怪新四軍同志，南方人不會煮小米飯，他們淘不出沙粒來，爲什麼咱們不管理這件事』

呢？」這個建議馬上爲全村接受，居民們都喊起來：『對呀！看咱們的擁軍工作做得多不實際啊！』『爲什麼不馬上幫助軍隊，煮好小米飯。』當場有許多自動報名的老大娘，她們努力擠到一堆去，一致喊着：『把咱們組織組織吧！』

我們就此不會忘記，吃到又香又軟更主要的是沒有沙粒的小米飯，就是從此開始的。我們的連首長開會回來後，就叫通訊員按班通知，每一個睡下的戰士和幹部都被叫起來開會；指導員用從未有過的聲音敘述居民們的會議與決議。最後，他說：『同志們，我的感情深深的被他們的會議激動着，要是今晚我不全部告訴你們的話，那麼一整夜我是合不上眼的。』

順便要說的，那個潑小米飯的班長，就在當天夜裏，因爲痛悔自己的行爲，而留在連部哭了一場。

三

短促的和平生活結束了，反動派撕毀了一切經過自己簽字的協定；匪軍利用着它絕對優勢的數量，利用着各項便於進攻的交通線，大規模的進犯開始了。我們這支部隊，從膠濟線南奔到魯南地區，因爲匪軍整批的沿着隴海路和津浦路企圖爬進山東解放區來。

戰爭確切是壓到我們頭上來了，可是我們不會被壓扁的；在嶧縣的廣闊田野上，我們開着各級會議，提出了爲迎擊匪軍而不可避免的各種困難，然後，以大家的經驗和智慧，針對着困難——想出了克服的辦法。

誰使我們對保衛魯南的戰爭，具有這樣的熱情呢？是誰動員了我們的呢？這裏我祇能講我所知道的故事——而我，又是知道得多麼少啊！

那是一個雨天，雨剛停，一隊民兵經過我們連的駐地，他們同戰士們打招呼了。

『同志們！辛苦了，是出發嗎？』戰士們歡呼着。

『出發的，同志，打反動派去呀！』民兵們也歡呼着。

民兵也是有紀律的隊伍，地很濕，又有些滑，但隊伍是一個緊緊跟着一個走的。

『都是老爺槍！』有一個戰士突然評起槍來。

這話叫一個剛走到眼前的民兵幹部聽到了，他也一樣的揹着槍，但他的槍是用雨布套着。在戰士們跟前他站下來了，看起來好像是照顧他的隊伍，把背朝着戰士們。

『一支什麼槍？短短的，是馬槍嗎？』戰士們注意起他的背上來。

『不是的，是一支美造湯姆輕機。』

『湯姆輕機？』這把每個戰士都跳了起來，於是大家都包圍了這個民兵幹部，一支七成新的美造槍，呈現在大家面前，誰不愛呢？誰不想摸它一把呢？

民兵幹部頓時就成了戰士們敬慕的英雄，他在戰士們的包圍中間，敘述自己繳到這支新式武器的故事：

『這是很湊巧的，我用一只手榴彈，俘虜了敵人的一個排長。同時，我就得了這支槍……』

這一天，師的政治部主任到連裏來參加動員大會，戰士們紛紛站了起來，這樣說：『民兵都出發了，我們爲什麼不出發？主任，給我們連主要的攻擊任務，我們會把舊槍都換上新式武器的。』

我們的營長在接敵地區偵察地形回來，興奮極了；他對我們全營人說：『這裏的老百姓，都是怪人。』原來他碰到的是這樣一些事：

在那裏——運河邊，我們因爲口渴向居民討茶喝，一個老大娘，把我們一個個都拖進了她的家，然後叫她的大爺在屋外守望，她就開始埋怨大家：『一開口，都是南方口音，還在大路旁大嚷大叫的，可不挺安全啊！』於是，這老大娘一邊燒茶，一邊她就滔滔不絕地講了這個地區的詳細地形和敵情。她講的時候，我們都拿出筆記本，像小學生聽先生上課一樣。

這以後，我們又到河岸去觀察。民兵是這裏的守衛者，他們把哨所築在高梁地裏，也有就在岸邊挖一個深坑的；這地方當然不是安全的，我們中有一個同志，拿了

民兵的槍，朝對岸打了一槍，接着就是對岸不斷的機槍掃射，弄得我們暫時都不能離開那裏。就在那時，有個同志笨拙地問了民兵這樣一句話：『同志，爲什麼把你們民兵放在這樣的位置上？』『那麼把我們放那裏去呢？』一句反問，誰也沒有回答，又有誰還不懂這話所流露的旺盛鬥志呢？

魯南的人民，給與營長深深的激動。當他最初看到揸槍的女民兵時，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有一次在他要求下，一個女民兵在他面前表演了射擊技術後，我們的營長就垂下了頭沉思了好久，他在全營戰士們面前，警惕地說：『打仗本來是我們的事，可是現在這裏的人們也都來幹這件事，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。我們應該勇敢地戰鬥在他們前面。不是嗎？』

全營指戰員們，誰不知道自己已是人民的戰士，當然應該戰鬥在前面。

四

在一九四七年夏天與秋天，蔣介石把精銳的匪軍，一批批的開到山東來，聖潔的解放了的土地，都被印上了野獸的蹄痕。在這『重點進攻』的年頭，我們這支部隊，沒有離開山東；雖然數量上遠超於我們的匪軍，像巨大的蝎子尾巴一樣，夢想箝住我們，用牠的毒鉤，狠狠地刺死我們。可是我們却玩弄了這隻大蝎子；我們的首長會把

當時我們運用的戰術，給了一個恰當的譬喻：『掉龍燈』。我們都很熟悉這玩意兒：數十人擎着巨大的布龍，但它却必須隨着前面一個舞球的左右上下的揮舞而揮舞。在沂蒙山區我們同匪軍就玩着這種把戲，當這條龐大然而愚笨無比的毒龍，舞得疲乏的時候，於是我們就用沉重的鐵球打它。簡單的說來，我們這支部隊，在敵人重點進攻時，就是這樣取得勝利的戰鬥的。

可是由於行軍，不斷的行軍；又是緊急的行軍，連續行軍，下雨天行軍，過分的緊張和過分的疲乏，襲擊着我們的精神和身體的健康。於是戰士們變得急躁起來，狂暴起來，一碰着稍不順意的事，火星就會從頭髮孔裏爆出來。

然而，即使是這樣令人發脾氣的季節，沂蒙山區的人民，却消解了我們的怒氣，給與我們以頑強的鬥爭意志。

在堅持沂蒙山區的艱苦日子裏，人民更百般地愛護着自己的軍隊。兒童與婦女們都在月夜幫助軍隊運輸給養，小小的肩頭，也發揮着他們的力量。居民們在要道旁點起燈籠和放着茶水，使黑夜行軍的戰士們，得到很多便利。

有一次，我們的同志在峭崗上淋了一身雨，人們議論了：『峭崗上沒有一棵樹，沒有一點東西，太陽晒，雨淋，可不能讓自己人生病呀！』於是第二天，就有三四個人帶着工具和材料，在峭崗上立刻搭起一個小草棚子，既可以遮太陽，又可以躲雨。

在一次行軍途中，團部的一個偵察員，一路上同我講了這樣的一件事：

「在炎熱的夏天，月夜下行軍倒還涼爽，但輪到打前站的偵察員，滋味就不同啦！山區裏的太陽更酷熱，沒有一點風，即使有也被山擋住了。腳底下的沙土，都像用火烤熱了般的燙人。頭上火一樣熱，腳底下火一樣熱，但輪到打前站的人，照樣得在白日裏趕七八十里路。——這不用說，完成這樣的任務後，人是特別會感到疲倦的。」

我好不容易冒着熱，到傍晚時，總算把身子拖到了目的地，值日的參謀，得忙着佈置各營的宿營地，因為半夜裏，部隊就要開到。我很幸運，分配的任務是動員老百姓燒幾鍋開水。

我乏力地提了背包，在莊子口選了一家居民，推門進去。堂屋裏迎出來一位大娘，還不等她開口，我就說：「大娘，給俺同志們燒一大鍋開水吧！」那大娘點着頭，我想沒事了，根據地辦事就是很簡單，像在自己家裏一般。現在我的想法，就是堂屋裏有沒有涼快的床鋪，我真是想睡一覺了。

我一脚跨進堂屋，背後那大娘也跟了進來，堂屋裏很涼快，也有鋪，祇是鋪上却先睡着人。

我順手把背包朝鋪上一擱，推了那人一下，那人轉身過來，却是個瘦弱的老大爺，那時我也沒去想他，劈頭就說：「對不起，把鋪讓給俺歇一會吧！」老大爺慢慢

移了移身。那大娘却說話了：「同志，他有病，你找……」沒等她說完，我不耐煩地擋了回去：「俺趕了七八十里路，沒氣力再去找；大娘，你燒開水去！別囉嗦了！」大娘走了，我又催促老大爺：「對不起，老大爺！」那老大爺終於把鋪讓給了我，他困難地爬起身，坐到床沿邊去。

我很舒適地躺下去，好像那老大爺還同我說起他兒參軍的事，可是我不及聽完就睡熟過去。

這一睡就睡了兩個半鐘頭，許是真疲倦了的緣故，睡得很舒適。

由一種習慣了的警覺性，使我醒過來，因為我在睡下時，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忘掉。部隊也許就會開到，我猛的睜開眼來……唉，我看見了一件永遠難忘的事。

你知道爲什麼我睡得舒服，連蚊子都沒有來打擾我，原來是那個瘦弱的老大爺，他仍坐在床沿邊，但他的手裏却揮着一把蒲扇——他不是搨他自己，他正在搨着我呀！我還能睡下去嗎？不，我立刻爬起身，對那老大爺說了句「真對不起！」，提起我的背包，就走出來；那大娘瞥見我出來，追到屋門口說：「同志，開水燒好了！」我忙說：「謝謝你。」一邊還是提着我的背包向莊口走。

天雖已黑了一陣，部隊大約還不會開到，我找了一棵大樹，把背包在樹根旁一貼，準備再睡它一陣。

可是我却睡不着了，閉着眼就看到那老大爺揮着扇子，我很難過：因爲我不管他

有病，搶佔他的鋪睡覺。

以後，我發誓不再要老百姓的床鋪睡覺了。」

我們在沂蒙山區裏兜了很多圈子，沒有打仗，有的戰士們懷疑了：『到底什麼時候我們進攻敵人呢？』他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，才簡單地解決了：

爲了燒草，上士找到村幹，村幹帶着往各家籌集。他們跑到一家，這家對燒草是一點也不會有辦法，這是住在他家的一個班戰士全都知道的。可是當村幹一開始說到燒草的事，人家這位老大爺却毫不猶豫的站起來，用手一指外面：『拆了這個門樓子，就會夠數的，大家動手吧！』於是門樓子拆下來了，積着灰塵的多年的木頭，當作柴火在過秤了。人家是平常地做了，堂屋裏的戰士却有意見：『拆門樓！誰叫這樣做的？』沒有人回答。因爲大家明明看到既不是上士破壞羣衆紀律，也不是村幹強迫命令的，而是的的確確是老大爺自己決定這樣做的；那麼，這樣的問題，就祇有老大爺能夠回答。

老大爺在鍋屋裏吸着了一袋烟，他走進堂屋來，戰士們預先議論過一番的話，都說出來了：『老實的大爺呀！爲什麼不明白告訴村幹，說家裏沒有一點燒草，不就完了嗎！』『你是不高興才這樣做的，我一定猜對了。』『你今天拆去了門樓子，明天你還準備拆去屋子嗎？』『如果你想恢復門樓子，我們幫你去要回來，還可以幫助你照舊搭好。……』

老大爺笑了笑，敲去了烟灰，頓時就嚴肅的說：『同志們說對了，下次要俺燒草